

暗箱

换届在即，
谁上谁下
官场争斗，
波云暗涌

刘 凡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暗箱

刘
凡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箱/刘凡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5

ISBN 7-5378-2389-8

I. 暗…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1885 号

暗 箱

刘 凡 著

责任编辑 刘轶明

封面设计 金典工作室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三河彩印厂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0

字数 300 千 插页 4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78-2389-8/I·1733

定价:28.00 元

市委书记汪东云即将上调任副省长。谁将坐上市委书记这把交椅呢？是市长景如松，还是常务副书记董雅馨？

汪书记并不想提拔景如松，并不是因为董雅馨是一个女人，而是她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老百姓心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可是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将使董雅馨面临极大的难堪！

市公安局防暴中心的特殊警报突然尖锐刺耳地啸叫起来。这条远红外报警器是为市上高级领导的住宅安全设计安装的，自使用以来，从未叫过，也不知沉默了几多岁月。时代的步伐已经迈进了法制轨道和礼仪社会，平常人们的交往都注重文明谦让。就算还有几个亡命之徒，又怎敢轻易到享受特级保护的地盘上撒野！

但是今天，它居然发出了刺人耳鼓的狂啸，这明显是哪位高级领导家里已遭不测！

险情就是命令，不到一分钟，准确的目标就报呈在防暴总指挥，市公安局局长石中尚的面前：

“报警电话是从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董雅馨家里发出来的。”

这就说明：董书记家里发生了人命关天的紧急情况或是突然遭遇到了外来暴力的侵犯。

刹那间，巡警、特警、交警，尤其是正在街面上执行任务的就近的警察首先冲向常委住宿大院。满街的警车飞驰，警报长鸣，一眨眼，市委常委大院的整个半截街都堵满了警察警车，平时车水马龙的交通堵塞，成了人山人海。

现场指挥员一面安排最敏捷的警察挟持着门卫带路从楼梯往上冲，一面安排特警准备攀援工具，以备必要时从空中入室。又封锁了全部通道，肇事歹徒就是有齐天大圣的本领，变成一只蚊

子也休想逃走。

门卫弄不清情况，早被这阵仗吓得尿湿裤裆，全身筛糠，被如龙似虎的警察电闪雷鸣般地挟上楼喝他指认到董书记的家门。

警察一边拍打着门一边喊话，见里面没动静，立即用步话器通知送万能钥匙来。正在这时，听见门锁弹簧清脆地响了一声，门终于开了一条缝，一位花容失色的少女犹豫地探出头来。警察们不由分说地推开防盗门，把她挤到一边冲进屋里。

四室两厅的屋子窗明几净，纤尘不染，仔细审视，一切正常，连空气都嗅不出丝微的血腥味，警察们紧悬的心平安落下，长长地舒口气，疑惑的目光互相对望，然后转向开门的少女问：

“董书记的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支支吾吾着，警察穷追不舍，疾言厉色，她嗫嗫嚅嚅地说：

“是……我打电话……一不小按……错了键……我想回家看看，我妈妈老爱生病，可是董姨总也不回家，我就给她……打电话……”

此刻石中尚赶来了。他生怕市委领导有个闪失。他这个局长会吃不了兜着走，调兵遣将后立即赶到第一现场。这才知道闹了一场虚惊。

石中尚哭笑不得。忍不住厉声问：“你是董书记家什么人？”

“我是……她家小保姆。”

“那你不会等董书记晚上回家当面说么？”

“她白天那么忙，你打什么电话！”

“董姨她……”小保姆欲言又止。

“她怎么啦？”石中尚并非是在审问，只是有点好奇，因为啼笑皆非，口气自然有几分严厉。

“董姨她……都三个月没回过家了。”

“三个月没回过家？”石中尚脱口惊叫。“那你向叔他……”

小保姆清澈蓝莹的眼睛飞快地闪过一缕幽暗的光，但恰恰就被明察秋毫的公安局长捕捉了。心中不由一震。

“他还不是和董姨较劲，两、三个月没拢过家了。”

小保姆刚才说“董姨她……”这会儿却不说“向叔他……”只直呼一个“他”。石中尚忍不住细细打量着这个外表伶俐而又颇有几分美丽的少女，凭直觉，他断定这个家里大有文章，但这么多下属在场，众耳倾听，众目睽睽，万一漏出了领导的什么隐私可不太好，于是赶忙打住了其实想寻根探底的询问而转开话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竹，叫竹笋儿。竹林湾的人，董姨她们都叫我笋儿。”

石中尚挥挥手，表示问话到此结束。下属们知趣地首先退出。他又注视了笋儿片刻，但终究不敢再问一句话，反而和颜悦色地说：

“今后可要小心啊，那报警键是不可以随便触动的。”

石中尚撤回办公室，立即给各参战单位的头儿打电话，要他们立即召集警员传达命令，今下午的紧急行动，无论起因、结果，都要严保机密，不准向外走漏半个字，违者给予重处。

石中尚打完电话，然后仰靠在舒适的皮椅上长长地嘘一口气，微眯上眼，心里在想着余下的事怎么处理，自己要不要主动给董书记打个电话如实汇报一下情况？还有，其他领导面前怎么说？就算他石中尚想为董书记保密，可这事几乎轰动了全城，众位领导哪能不知道呢？到时不仅会问他，还会怪他不主动向他们汇报。前段时间在市委换届时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对市委书记汪东云进行了联合考察，拟调他任主抓经济的副省长，进入省委常委班子。而汪东云并不想把现任市长景如松提拔为他的接班人，而是要提拔董雅馨。在整个全市，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政界，董雅馨的政望和声誉都超过景如松，而稍有级别，又能接触高级领导的

干部也都清楚，景如松和董雅馨之间有隔阂，尤其是景如松，一直在董雅馨抓的项目上暗中寻漏找岔。今天下午的事情，会不会让景如松揪住不放，而让他石中尚出头露面来给董雅馨作点文章呢？要是那样，可真是逼他走上了钢丝！

想到此，石中尚吓得背上冒出了冷汗。连忙拿起电话，打到书记办公室去找汪东云。空响了一阵没人接，他又打手机，终于通了，却是秘书小章的声音，他报了家门，说有事向汪书记汇报。小章问急不急呢？石中尚说我认为是很急的事，要不岂敢打到手机上来惊动领导么？小章说急也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汪书记正在给台川县的领导们洗脑呢？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事。这样吧，石局长，你说个号，等汪书记话一讲完，我立即汇报，汪书记要听，我立即给你拨过来，你看好么？

石中尚连声说好，又道了谢，就报了一个手机号，章秘书边往笔记本电脑里输，边问：

“石局长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见过你用这个号码嘛！”

石中尚说原来的机子坏了，正在修，随手抓了个下属的暂时用用。

石中尚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他抓起听筒，是报社总编室打来的，说记者已写了现场短讯，他们可不可以明天见报？石中尚坦言说：“不行，一个字也不准报导，包括晚报、晨报。”石中尚放下电话忍不住骂了句“报导个鬼”，刚落牙，铃声又叫了，是电视台打来的，又说记者在现场录了像，准备今晚在新闻中播出……”石中尚厉声喝道，“不行。”他摔了电话，赶忙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从未使用过的机子安上电池，开了机，然后把原来的手机关了，急匆匆出了办公室，坐进了自己的三菱车里，他思索片刻，也没叫驾驶员就开出公安局，往城边一个分局开去。

在没接到汪东云的电话之前，他要让所有的人都找不着他的

行踪！

他知道汪东云理论水平高，讲话又喜欢旁征博引，讲兴一发，往往是滔滔不绝如行云流水，一气讲个把小时是极其平常的事！

果然，下班时间都过了半小时，石中尚才接到小章打转来的电话。他喂了一声，那边的小章就知趣地将电话递给了汪东云。石中尚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下午的事。当汪东云听说他已严密封锁了消息，便赞许地连说了两个好字，又侧脸看一眼小章，小章立即紧走几步离开了，汪东云这才说：

“中尚啊，我想这个事情，虽然你已经做了工作，但是，难免会有人，包括我们的领导干部在内，会有一些说法，会找到你头上来，我现在先给你交待原则：不能有半个字的闲言碎语从你那里出来。因为董雅馨同志抓几个大的项目，尤其是给山区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争取资金，项目发展优质奶牛解困脱贫一事，她可是费尽了心血，这几天正陪国家民委的同志在民族山区调查，不能分了她的心！”

石中尚连声答应。汪东云还是觉得不放心，干脆说：“这样吧，晚上八点半钟，你到我办公室来谈。”

见汪东云关了机，秘书小章和县里的领导这才上前请他去吃饭。

汪东云在基层很注重风范，席间从不喝酒，害得本想喝酒的县里领导也不敢喝，菜上好了，上多了他就要主动掏伙食费，下面的人窘迫过几次，也改成请他，那更是家常便饭了。

石中尚关了电话。心里暗叫：“好险，稍有不虞，可能就会酿成大错呀！看来，小道消息也并非空穴来风，汪东云确实对董雅馨呵护备至呀！在下面跑了一天，连夜赶回来，还要接见他，这可是少有的事，令他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了，他石中尚干公安局长几年了，有许多时候要见市委书记，还要先预约，然后等

候安排，落空的现象经常有，往往就让他向政法委书记汇报了事。

石中尚便能掂量出书记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他立即掉转车头开回家，今晚本来是有饭局的，他只好失约了，破例回家吃了一碗素面，忍住想喝酒的欲望，精确地计算着时间，如约赶到市委办公大楼。

石中尚坐电梯上六楼，秘书室的门开着，小章一见他，忙起身说：“石局长你先在这里坐坐，我去看看汪书记。”

石中尚懂得规矩，乖乖坐下等着小章通报。

“汪书记有请！”小章轻轻敲敲门。

石中尚屁股还没坐热，又忙站起来，跟着小章走进汪东云的大办公室里。小章端了一杯茶放在石中尚面前，轻悄悄地退出去，拉上门。

汪东云说：“你把下午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石中尚明白汪东云是要叫他讲真话了，便把电话里没有提及笋儿说董书记三个多月没回家，向党红两个多月没回家的话也讲了。

汪东云听完了，也不提问，沉思了有两分钟，石中尚就觉得很不自在，便端起茶杯来喝水。

“关于董书记三个来月没回过家的事，这是市委的安排。”

石中尚大吃一惊，茶杯差点从手中掉到地下，他强自镇定自己，注意听着汪东云这近乎荒谬的话后边的解释：

“因为董书记的夫妻感情出现了一些裂痕，为了不影响她的工作，不分心，所以市委在招待所给了她一间房。至于向党红，他是飞天集团老总龙行天的司机；龙行天摊子大，生意多，要到处跑，向党红要跟着，不回家也很正常。”汪东云语气严肃地说：“虽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下面的人不一定理解，所以你下午的做法很好！还要继续从维护领导的形象、威信出发，更进一步地

做好保密工作!”

石中尚不住地点头，不失时机地起身告辞，汪东云离坐起来握握他的手，把他送到门口。

石中尚正要开车，想着该给董雅馨打个电话，不然就成了有意瞒她了。便开亮顶灯，在电话本上找号码。

石中尚回家，夫人告诉他：景市长已经打过两次电话找他了。正说着，电话又响了，石中尚拿起听筒，果然又是景如松：

“老石，这是怎么了？办公室没人，手机不开！”景如松开口就发脾气。

石中尚听着不高兴，可嘴上却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手机摔坏了，景市长有什么指示？”

石中尚耽心得对，景如松就问董书记家下午出什么事了？满城里鸡飞狗跳，风风雨雨！石中尚轻描淡写地说是一场误会，小保姆不懂按错了键。接着就再不肯吐露一个字。他深知自己倘若说漏了嘴，景如松肯定会从中大做文章，那汪东云是有言在先的，决不会轻易饶他。

景如松问不出结果，便抱怨道：“怎么别的书记、市长、常委们就没哪一家出这事？就她董书记家里会闹得满城不安呢？”

女秘书叶漂手扶着方向盘轻声问：“董书记，继续到健身俱乐部吗？”

董雅馨迟疑了几秒钟未出声，叶漂就减了车速，因为马上到了十字路口就该决定转弯方向了。

“还是去俱乐部。”董雅馨低沉地说，显得十分疲惫地仰靠在座位上。

叶漂打了方向，突然听见手机又响了。连响了几声，董雅馨才接，她先看了号，急忙打开机盖：“喂，汪书记么？你好！”

“是我，汪东云，雅馨同志，你现在回市区了还是在外面？”

董雅馨说：“我回市区了，汪书记，明天早上我到你办公室来汇报吧。”

汪东云问她现在是不是有急事要处理？如果没有，就到他办公室去，他等着。

董雅馨知道汪东云是非常沉稳的领导，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是不会在晚上轻易叫她到办公室去的。

叶漂已经听出董雅馨不会去健身俱乐部了，便转弯调头。

车进市委大门，值班武警一看牌号，连忙立正敬礼。在市委办公大楼的台阶前停稳，叶漂矫健地下车拉开后面的车门，护着董雅馨的头接她出来。

“我在车里等你。”

董雅馨在台阶上站住了，柔声说：“小叶，这几天你也辛苦了，早点回你叔叔那里去吧，我也不用车了。”

董雅馨上了楼，汪东云的秘书小章听见足步声早已迎出来：

“董书记来了，汪书记正等你。”他不仅没有像对石中尚那样先安顿在秘书室等候通报，而是迎到董雅馨面前一米处，又侧着身子后退，脸却一直望着董雅馨微笑。直退到汪东云门前，拉开门，延手恭请着董雅馨进去，然后又很快轻轻走进来，给董雅馨捧来一杯热茶。这才走出去拉上门。

汪东云隔着茶几坐在沙发上。

“我把客人都送走了。”董雅馨说。

汪东云笑笑，说：“你也不给我一次做东的机会。”

董雅馨也笑笑，说：“汪书记你是最讨厌迎来送往的。你说花那些时间和精力，不如多读两页书，多考虑一点发展大计么！”

汪东云又笑。然后就问了中央来的谁？省上来的谁？有多大的希望。

董雅馨说国家民委来了一位副主任、省上是民政厅朱厅长。

说完了意向方案，我就怂恿朱厅长给省府领导打电话，说省长也该出面接待一下，以显示规格和档次，朱厅长果然就说动了邬副省长今晚在五星级的大酒店接待，我是一直把客人送出蜀滨的地盘才回来的。

说到投资方案，董雅馨说：国家给两千万负责引进优质奶牛和技术指导人才，省上负责建立保鲜库和灭菌、干燥、真空包装，我们负责五十公里的公路修建。

汪东云又听董雅馨一笔笔地算账，越听越高兴，用指头叩击着雕花红木茶几说：“好，好，要不惜一切代价，力争这个方案的实施、实现。少数民族的脱贫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雅馨同志，你的眼睛要把北京和省上盯紧，必要时你亲自上京，可以动用一切手段相机行事！”

董雅馨笑看着汪东云说：“你是又叫我去拉关系送礼么？这样的事情干多了，超过极限你就等于是把我推进了火坑呀！汪书记！”

汪东云说：“雅馨同志，我怎么听着这话就不像从你口里出来的？国家和省里的各种专项资金，由于我们下面争取不力，所以才有前两年被国家审计署、财政部联合查出各部委的国家机关用专项资金设立小金库，而且总额就是数百个亿呀！如果真把这些钱放下来办实事，该解决多少困难！这可是你的观点！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是上、下无愧了！不过雅馨同志，可真对不起！汪东云话题一转！道着歉说：“那个太平洋电子公司的事，我还得麻烦你去第一线看看。”

太平洋电子公司是市里的电子骨干企业，因为它的产品科技含量高，使用了国际储量非常少的稀贵金属，因此耐腐、耐湿、抗酸碱、抗高温、抗震动都是国际独一无二的，不仅民用，而且还是军事高新产品所需用的。近几年一直都有外资企业来谈或收购、或合资，从未间断过。因其是部里必保的企业，产品又不愁

销路，利润也还可以，就有点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只嫁天下状元郎的高傲，一直没有谈成。现在正谈的是一家日本的跨国公司，双方一谈就是两个多月，拉锯似的讨价还价，日方坚持控股，中方不让步，日方步步紧逼，不得手誓不罢休，现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企业被日方庞大的投资数额所征服，决定让步了，已经报呈了国家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说中央已有军转民的意图，请市里再考虑，说最后尊重市里的意向。

汪东云说：“我的意见，你明天亲自到第一线去坐镇，一是了解情况，二是听听外方的意见。听说日方新来的首席顾问——国际游资集团的金融掮客费南要粉墨登场。国家有关部门通报说这个费南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充当了金融间谍的角色，为游资集团的头子——美国人索罗斯斩杀泰铢立下了汗马功劳，专门与发展中国家作对，令中、小金融集团谈虎色变。深受其害的东南亚人民声言要活剥他的皮，他吓得销声匿迹隐藏了几年，现在风声过去，公然又露面了。明天，费南将带着他的秘书作为日方的首席顾问对我方施加压力，雅馨同志，我之所以让你去，一方面也是看看这里面除了经济活动，还有没有其它特殊的背景？”

董雅馨陡然觉得这担子太重了，忧心地说：“索罗斯可是世界有名的大魔头，世界上连一些中、小国家也不敢惹他，他要是真的盯上了太平洋公司，我们又岂是他的对手？”

汪东云站起身走到墙边的大书架前，抽出那本他多次圈点过的《中国高层谋略》翻开说：“索罗斯早已暗中和我们交过手了。收复香港前夕，他妄图利用手中掌握着的几千亿美元的庞大游资破坏香港金融稳定，两度狙击香港的联系汇率，在内地政府作为强大后盾的支持下，他两度均告失手，铩羽而归。费南只是他的一个小角色，我们不必怕他。你要记住，太平洋公司的产品既是目前必须抢占市场的民品，又是未来战争的军品，对于国家安全有着重大作用。捍卫世界和平需要它，想当世界超级霸主的

狂妄份子也需要它。你我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考虑本市的利益，还要从国家大局出发，随时保持应有的警惕！”

天气并不热，整幢大楼的中央空调一年四季都恒温如春，可是董雅馨已是汗流浹背。她已经感觉到自己将会走上钢丝绳，不同意合资，外方势必要想方设法抢占市场份额，剿杀太平洋公司的市场荣誉，那时企业出现了困难，工人们出现了危机，挨骂的是她董雅馨。同意合资吧，万一这中间真的带有蓄谋的政治意图，给国家在未来的某个方面造成损失，自己岂不成了千古罪人么？况且，以前的常委会上曾讨论过太平洋公司的合资问题，她历来都坚持应从内部消化困难，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请部里委托高级专家论证、指导，对症下药。而市长景如松却说引进外资是大势所趋，全国很多军工企业转民品了，况且甚么国家安全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个市长能承担的，他该承担的责任只是全市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等等！

董雅馨飞快地想了这么多，忍不住就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该请景市长出面最好？”

“景市长正在抓的引水工程也到了关键时刻，再有两、三个月，山区的夏灌就要用水了，因此他脱不开身。”

董雅馨知道市里成立了引水工程总指挥部，景如松只是挂名的总指挥而已，工作都有任副总指挥的水利局长、农业局长、各县县长干，他景如松认为这是最大的德政工程，福泽千千万万的山村农民，一定会像都江堰、像国家的三峡工程一样名垂青史，彪炳千秋，所以竟然违反常规连一个副市长也不让挂名参与，而近两年来，事事处处都以此为借口，推掉了不想参加的一切事情，现在的情况就是怪，干的不如说的，作的不如戳的，冷眼旁观的成了权威评论家，把本来处于漩涡中心的实干家不着边际的胡乱品评！

“我也和如松同志通过气了。”汪东云安慰说“也是他提名让

你去的。你那边送客回省上也是他告诉我的。”

董雅馨听着心里就凉了一截，景如松从来就不沾手少数民族的事情，而这次她是代表党政全程陪同，景如松远在数百里路的市里，他居然会把自己的行踪掌握得一目了然，说明他在暗中派人盯着自己。

董雅馨马上又坦然了，心想：你爱盯就盯吧，也让你知道我姓董的是怎样在千方百计地为老百姓办事，为你当市长的脸上贴金！

“好，我明天去谈判现场听听，下来再听听技术人员、工人群众的意见！”董雅馨坚毅地点点头。这时门被轻轻地敲响，章秘书探进头来请示道：

“汪书记，龙行天打了三次电话说今晚要见你，你看……”

“你请他再过十分钟打到办公电话上，我和董书记还有一点工作要谈。”

章秘书答应着退出去，又轻轻地拉上了门。

汪东云用关怀备至的眼光看着董雅馨问：“石中尚告诉你家里的事了么？”

董雅馨点点头。

汪东云沉默片刻，柔声问：“你们夫妻的冷战一直这么打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董雅馨一惊，马上意识到真实的情况并不是石中尚说的那么简单，她紧张了一瞬，马上又轻松下来，问：“石中尚都说了些什么？”

汪东云轻轻地出了一口长气，然后把一切都委婉地说了，又把他对石中尚的表态和警告也说了，这才关切地问：“雅馨呐，最近是不是太苦闷？若是太过沉重，可不能硬撑着，我看近期就考虑你去北戴河散散心吧，反正你也几年没休养过了。”

一股热流从丹田涌上喉头，董雅馨就激动起来，她望着汪东

云敦厚慈善的面容，真想说一声“谢谢你，我的书记、班长、大哥哥！”她的双眼有点潮湿了，心想，如果我们的领导，甚至是最高决策者们，都能对他的同事、下属这么包容体贴而又善解人意，用人上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工作上引而不发，放心鼓励，查缺补漏上无微不至，勇于承担，个人生活上不戳人之轶，不揪人之痛，不揭人之隐，不当面脸笑烂，背后使绊子，又何愁不会同心同德？事业不会兴旺发达！

“那干脆……”汪东云语调愈加柔和地说：“明天的谈判你也不去了，我再想想另外的人选。我给财政局招呼一下，给统战部一笔活动专款，你先去北戴河，顺便找关系挂着点，必要时通知他们赶来，尽快把这个项目落实，也是千秋的功德了！”

“明天的谈判我还是要去的，既然是你和景市长先决定了的。至于家事，我找个机会开诚布公地谈谈再说！”

汪东云赞许地瞟她一眼，立即转过头来说：“好！好！不过，”他思索着，字斟句酌地说，“感情生活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份，你可不能因噎废食啊！前段时间有人拿你和那个健身教练做文章，还捅给了省上，幸好叶漂一直在你身边，这才无懈可击。雅馨啊，如果你和老向实在不能在一起过了，也不是不可以分手。我想——是不是由组织出面，把你彻底解脱出来。”

董雅馨又是一阵感动。脸上却露出苦涩的笑，摇头道：“汪书记，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等忙过了这一摊子大事再说吧。”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汪东云起身去接。他嘴里哦哦脸上就绽开灿烂的笑容，说：“龙老板此言差矣，我们是你们的服务员，为你们鸣锣开道，为你们排除干扰，为你们创造条件……为你们做一切……好好好！我来洗耳恭听。董书记么？你亲自请她嘛！”说着就向董雅馨招手，示意她去接电话。

董雅馨坚决地摇头拒绝。

汪东云就说董书记还有北京的客人要去看望，就放了电话。

董雅馨立即站起来告辞，汪东云握握她软绵绵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雅馨，我怎么觉得你比原来更青春更朝气了。”

董雅馨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真的么？那我在健身俱乐部的健美操没有白练了！”

汪东云含蓄地笑望着她，开玩笑说：“你练健美的姿势一定很优美，哪天我一定要来看看，你是怎么练的！”说着又朝她高高耸起的胸脯看了看。

董雅馨脸上立即泛上了一股红潮，嘴里含糊地说行，行。转身便往门口去，汪东云说我们一起下楼嘛。董雅馨竟然没有听见，拉开门就走，差点和小章撞个满怀。这才愕然回过神来，冲小章笑笑。小章说叶漂怎么没陪着你上来，在车里等么？要不要我送送你？董雅馨说是的，是的，小叶在车上等。不用送我了，汪书记要出门，别误了他的时间。

董雅馨走下楼来，看见刚才空空的花坛边这时停了一辆豪华轿车，那里正好灯光晦暗，她看不清车牌，却看见是一辆还没有上户的新车，她走过时，那车窗仿佛是往下滑了一点缝，却又立即关上了，董雅馨心里一动：刚才不是龙行天找汪东云么？这辆车是不是他的？若是，向党红八成就在车里了。想着，脚步就慢下来，不禁又朝那里望了一眼，轿车静静地卧在那里。没有丝毫动静，她又加快脚步，朝外走去。出市委巍峨的大门时，她感觉到了值班武警诧异的目光，便忍不住想笑：董书记其实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坐车走走路有什么奇怪的。但她终究怕汪东云下来得快，看见她没车，那叶漂可有麻烦了，便急忙钻进街边灯光黯淡的树阴下招了一辆出租，坐进车里，她用手机拨了向党红的电话。显示屏上开始计时，证明通了，董雅馨连喂了两声，就是没有反映，心里有点上火，但还是压抑着又喂了一声，自顾往下说：

“老向你听着，今天晚上我们必须面对面地谈谈，我在家里